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五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元年丙辰二年丁巳三年戊午

天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

時環境諸部歸附益衆

太祖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

政五大臣叅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于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或有寃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内大治姦宄不生遺物于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羣于山野毋敢竊害者每行軍隊伍

整肅節制嚴明克城破敵之後察核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疎不遺是以將士一遇征伐靡不懽忻効命攻則爭先戰則奮勇所向無敵

丕烈昭著

帝業已成上契

天心下洽民志諸貝勒大臣集議恭上

尊號丙辰年春正月壬申朔率羣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

太祖陞殿登御座諸貝勒大臣率羣臣跪八旗大臣出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額爾德尼前跪宣讀表文尊

上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于是

上乃降御座焚香告

天率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

上復陞御座諸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命

以是年為天命元年時
上年五十有八
諭貝勒大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
惟秉志公誠而去其私則
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為協應蓋
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以修身則
君德清明無私以齊家則九族親睦無私以治國則百
姓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為治之道惟在一心

而已又

諭羣臣曰賢臣翊贊朝廷必本忠誠之心視國家如一體質諸

天地而無慚焉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周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克敵奏功施之凡事皆可勝任若慈惠而弗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弗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弗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求忠誠之人而

倚任之也又

諭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人君智慮未周必勤於咨詢嘉謀讜論聽而受之然後稱睿哲之主人臣有聞即以入告且盡言規諫乃可謂忠誠夫事方興而即諫上也事已定而後諫下矣然猶愈于不諫求忠誠於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又

諭諸貝勒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有善於征戰者惟用以征戰不可私自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慎端方者

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語通達者委之俱隨才器使可耳

夏六月庚子朔我使臣歸自明廣寧

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採我國蔘礦及樹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

太祖諭大臣扈爾漢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

上天原欲禁其滋擾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我即戮其潛越邊界之人豈為過乎於是扈爾漢遇越邊竊採者殺

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寧
太祖遣綱古哩方吉納往見維翰執二臣及從者九人械
繫之遣人來言吾民出邊宜解還何遽殺也
太祖曰昔建石碑有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
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詞耶其人曰執爾
之殺我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矣堅
執其言以要請
太祖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有

罪之人乎何不執至邊上殺以示衆此事即可已

太祖欲明釋我使臣還令於獄中取所俘葉赫十人至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哩方吉納及從者九人

秋九月甲午征薩哈連部凱旋

先是七月丁亥

太祖遣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連部二臣行至烏勒簡河刳舟二百水陸並進取沿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駐營黑龍江南岸江

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衆見他處未冰獨我營近地距對岸二里許結冰如橋約廣六十步皆以為異安費揚古扈爾漢曰觀此冰橋

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及兵還舊所過冰橋已解其西偏復如前結冰一道我兵既渡冰盡解後至九月仍應時而冰遂又招服音達琿塔庫喇喇路（即使犬路）諾囉路錫喇忻路乃班師

天命二年春二月丙申朔遣兵收海邊部衆

時東海沿邊諸部尚多未附

太祖遣兵四百往征凡散處部衆悉收之其島居負險不服者乘小舟盡取之而還先是壬子年蒙古科爾沁貝勒明安以女歸

太祖爲妃至是來朝

太祖迎之百里外富爾簡岡與接見馬上即設大宴明安獻駝十馬牛各百隨入城

太祖優禮之每日筵宴間日大宴留一月乃歸

賜以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緞疋等物送之三十里

秋九月癸亥朔令詳慎訟獄

先是元年七月

諭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前以大臣額亦都有私訴于家者不執送已論罰茲播告國中自貝勒大臣以下有罪當靜聽公斷執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私訴於家者即當

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罪弗貸至是又

諭曰凡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而刑戮不宜遽加必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慎平心和氣察核始末方能得情如偕衆聽斷或有一人爭執事理而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若以先怒者為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為是耶惟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已獨善矣苟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同歸於善矣

天命三年夏四月甲辰克明撫順城

先是正月丙子寅刻月將落有黃氣貫月中其光廣二尺許月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丈餘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

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朕與明成釁有七大恨其餘小忿難以悉數故欲往征可共議之既定議

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繕治諸貝勒馬廄爲名遣七百人伐木備攻具又恐明之通事來見所伐之木泄

我謀竟用為馬廄夏四月辛丑

頒訓練兵法之令

諭貝勒大臣曰凡安居太平貴乎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已不頓兵智巧謀略為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隱僻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如彼來是中我計也不來則詳察其營壘遠近遠則厚聚兵力近則直薄營門使彼自擁塞而掩擊之倘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稍退以待衆軍衆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

野戰之法也至於城郭當視其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而勝敵者乃足稱為智巧謀略之良將若勞兵力雖勝無取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录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录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管甲喇管牛录官不以所頒法令申誡軍衆各罰馬一匹若論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

能勝任則受之不能則辭蓋成敗關繫非止一身如不勝任而强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患莫大乎此凡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致受損傷者賞不及縱殞身亦不為功迨列陣已定爭先登城方録其功有一二人先登破城即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俾衆軍聽螺聲而並進焉壬寅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啟行鳴鼓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曰我之

祖

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

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

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

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

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擾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
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
天心者勝而存逆
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呼
倫諸國合兵侵我
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

太祖拜

天畢焚其書

諭貝勒大臣曰此兵我非樂舉也首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陵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各嚴諭軍衆知之是夕大軍至古呼

地駐營癸卯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

瑪哈丹二處

太祖與諸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至斡琿鄂謨

之野駐營時蒙古台吉恩格德爾額駙（來朝見乙巳年至天命二年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妻之故稱額駙）薩哈爾察部長薩哈連額

駙（來歸原妻無故）隨軍營

太祖告以金朝往事因

諭曰朕觀自古帝王雖身經戰伐勞瘁備嘗天位之尊亦

未有永享之者今朕興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之也但因明國屢搆怨於朕不得已而征之耳是夜雨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天雨恐難進兵朕欲還軍何如大貝勒代善曰我與明和好久矣因其不道是以興師今既臨其境若遽旋師將與明復修和好乎抑相讐怨乎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士皆有禦雨之衣弓矢亦有備雨之具何慮霑濕且天降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我進兵出其不意耳

是雨利於我不利於彼也

太祖善其言遂於亥刻進兵天忽晴霽月色如晝大軍分隊星馳趨撫順邊隊伍綿亘百里甲辰昧爽往圍撫順城執一人令以書

諭遊擊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令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即稍堪驅策者

猶將舉而用之結為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恩養汝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既無力致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兵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為哉失此弗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

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僨事失機也李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言納款事仍令軍士治守具我兵樹雲梯以攻不移時登其城斬千總王命印等李永芳乃冠帶乘馬出城降大臣阿敦引之謁見李永芳下馬匍匐

太祖於馬上答以禮傳

諭勿殺城中人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

餘悉下乃令諸將各營於所至之地
太祖駐蹕撫順城乙巳留兵四千毀撫順城
太祖率諸貝勒還至撫順城東之野集各營兵出邊至嘉
班駐營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牲畜分給之編降
民為一千户時有自山東山西江南浙江來撫順
城貿易者十六人皆厚給貲費書七大恨之言付
之遣還即以毀城兵四千護降民及所獲人口以
歸

庚戌擊敗追襲明兵

太祖與諸貝勒合兵四萬出明邊境行二十里將駐營謝哩甸明廣寧總兵張承廕（即前此侵界立碑者見乙卯年）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叅將蒲世芳聞我軍已下撫順東州瑪哈丹諸處率兵一萬來追是時我軍已出邊明兵躡後以誘我軍偵者以告大貝勒與四貝勒時

太祖高皇帝命次子代善姪阿敏第五子莽古爾泰同太宗文皇帝佐理國政以齒序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令軍士盡甲至邊迎之

太祖曰彼兵非與我為敵而來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至也乃遣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兩貝勒遂駐兵於邊覆奏曰彼若待我兵我則與戰若不待是必走矣當乘勢追襲無使我兵寂然而歸令彼謂我為怯也

太祖然之遂統大軍前進明兵據山之險分營為三濬壕

列火器以待及兩軍相拒我八旗兵奮勇擊射初風自西起忽反風塵沙轉向敵營我軍乘勢衝入明兵不能支遂潰破其三營死者相枕藉陣斬總兵張承廕副將頗廷相叅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追擊四十里而還獲馬九千疋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數計明兵逃者十無一二我兵止損二人還至邊界駐營諸貝勒大臣奮勇先進者論其功之大小軍士被傷者按其傷之輕重分別

賞賚有差壬子我軍還駐謝哩甸是夕有青黑氣二道自西
向東横亘於天乙卯
駕還都城
命安輯從歸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有親戚
奴僕自陣中失散者盡察給之並給以田廬牛馬
衣糧畜産器皿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屬
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李永芳授為總兵官令統
轄降衆

五月甲辰征明撫安堡

先是

太祖欲以七大恨書徧諭明人適有太監魯姓之商賈二人又開原一人在我國各付之遣還（事在閏四月）至是

親統師征明丙午進邊克撫安堡連克花豹衝三岔大小堡凡十丁未招服崔三屯堡其附近四堡招之不服攻克之大兵營於三岔堡留六日勞軍行賞以所俘獲給之俾先還又分兵環撫安花豹衝三岔

之境駐營遷其積粟乙卯寅刻大霧卯刻有青赤白氣三自天下垂護營左右上圓如門我軍方運糧其氣隨隊伍前後而行凡十五里方散

秋七月丙午征明清河城

先是六月己卯明廣寧巡撫李維翰即前此執我使臣者見天命元年遣通事一人從者五人及前送書者一人至言欲兩國修好可還所俘數人并遣使來

太祖曰朕征戰所俘獲者即我民也雖一人何可還耶若

以我為是於所得外更加餽贈之禮則和如以我為非
則不必言和當攻伐如故耳遂遣來使還至是復
親統師征明進鴉鶻關戊申圍清河城城守副將鄒儲賢
以兵一萬固守城上礮手約千餘一時競發滚木
矢石齊下我軍攻其城樹雲梯登之不避鋒刃飛
躍而上明兵皆潰遂拔其城鄒儲賢及兵萬人
盡殲焉其一堵墻鹻場二城官民皆棄城遁清河
城既克論功行賞大軍遂趨遼東行二日復還軍

毁一堵墻鱵場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

九月庚戌以書趣明邊將出戰

先是克清河之日明副將賀世賢率兵五千出靉陽侵我國新棟鄂寨殺寨中七人及婦稚百餘人而去九月丙戌朔

太祖因渾河界藩河合流之嘉穆瑚地秋禾成命納璘音德率四百人往刈穫之

諭曰晝則督農夫刈穫夜則宿於山谷險隘處或南北東

西日易其地地有受敵之虞必謹慎隄防斯為貴耳納璘音德違

命不易地宿數被明偵卒所窺明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掩至刈穫之所殺七十人而去我衆奔還

太祖治二人違命罪籍納璘家產音德籍其半又以偵者葉古德敵至不覺籍三分之一至是我兵征撫順城北之會安堡俘三百人

命戮之撫順關留一人馘其兩耳俾執書歸明以

告曰爾若不以我為是欲攻伐可訂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前來決一戰否則必以我為是輸金幣以圖息事焉爾大國也乃茍且盜襲先殺我農夫百人我亦殺爾農夫千人爾國能於城内耕種乎是月甲寅寅刻東南有白氣自地起上亘于天形如刀尾細而卷長十五丈廣丈餘歷十六日而滅

冬十月乙亥宴賚呼爾哈部來歸部長

先是元年秋我軍征黑龍江凱旋招服音達琿塔

庫喇喇諾囉錫喇忻三路其路長四十人率百餘户於三年二月來歸

太祖命以餱糧及馬百匹迎之授官有差各給與奴僕牛馬田廬衣服器用無妻者並令婚配至是東海呼爾哈路長納喀達率百户來歸

太祖遣二百人迎之

御殿受朝設宴

諭令挈家口願留我國者為一行未攜家口而願歸者為

一行分別聚立

賜願留者爲首八人各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頭錦裘蟒服并四時之衣田廬器用諸物畢具部衆大悦其願歸之人感激乞留甚衆乃因還家者寄語曰國之軍士欲攻伐以殺我等俘掠我家産而

上以招徠安集爲念收我等爲羽翼

恩出望外我鄉兄弟諸人其即相率而來無晚也是月丙寅彗星見於東方在先見白氣之東廣五尺其尾

直指明國每夜以漸移向北斗凡十有九日越北

斗尾方滅

臣等謹案明臣黄道周博物典彙謂

太祖高皇帝破清河先一日兩貝勒與張總兵夜飲甚洽

酒酣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

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時張已醉盛稱中

國威德兼詡已長兩貝勒微笑而別明日驅貂

裘車數十乘入城貂裘窮而軍容見因據城門

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其後破遼
陽破廣寧總之先潰在中國非盡建州之以善
戰善攻得也道周所記云爾臣等伏讀
實錄清河之役城上礮手千餘一時競發滚木矢石交下
我兵不避鋒刃飛躍而上而道周顧云車窮軍
見入據城門揆其情勢難易較殊豈非見聞異辭
故其書之有詳畧耶又所云張總兵者攷其人
地當是張承廕然承廕先以四月庚戌死於撫

順之戰越三月餘而後清河繼下則其先一日之夜飲酒酣非承廕明矣而是時與承廕同官同姓者又別無其人道周之言殆不可攷第其述何策禦之一問及所云非盡以善戰善攻得者正足徵

太祖高皇帝時雨之師救民水火所至之地咸欲招徠而綏輯之非如漢唐創業區區以兵力勝者此則意言之外隱然流露道周初不自知也大抵明

人之習好議論而不察實際其論邊事及言我
朝往往出于道塗之聽說如長白山在
興京東北橫亘千餘里形勢阻絕顧有妄男子顏季
亨之九十九籌逞其狂易輒謂用兵我
朝當繞出長白山後其他荒唐繆悠又可勝數耶博
物典彙一書與明臣鄭曉等編記略同不能悉
合事實茲之所錄特以其論列時事在明言明
而

高皇帝順

天應人之

顯謨春秋復讐之

大義轉可取爲左證故論次其語附綴於篇以見駢詞歧

說之所不能變亂乃以昭千古是非之真云爾

皇清開國方畧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畧卷六七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太祖高皇帝 天命四年己未

天命四年春正月丙戌征葉赫

太祖命大貝勒代善率大臣十六人兵五千往守扎喀關以防明兵

親統軍征葉赫辛卯深入其界自克依特城尼雅罕寨距葉赫城東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餘其逃奔入城

者盡追擒之又取葉赫所屬蒙古游牧畜產整兵而還離葉赫城六十里駐營翼日班師初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聞我兵往征遣使向明開原總兵馬林告急馬林率兵助葉赫合兵出葉赫城四十里見我兵勢甚壯不敢戰而退

二月己巳築界藩城

先是三年九月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今與明為難由我國西向行師其遼

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須牧馬于沿邊之地近明國築城界藩居之遂營基址運木石值天寒暫止至是令夫役萬五千人赴界藩運石興築以騎兵四百衛之

三月甲申朔大破明兵于薩爾滸山

明帝欲逞志于我時萬歷四十七年令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山海關總兵王宣保定總兵趙夢麟原任總兵張銓監軍廣寧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栢遼東總兵賀世賢遼陽

副將閻鳴泰監軍遼陽道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開原總兵麻巖大同副將潘宗顏監軍開原道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遼陽總兵康應乾監軍海蓋道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都城即興京楊鎬遣我國逃卒齎書以軍期來告號稱兵四十七萬于三月十五日乘月明時進發其齎書人以二月二十四日至而二十九日杜松等所率兵六

萬已乘夜列炬出撫順關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遥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二十九日未刻明兵進棟鄂路告諸貝勒大臣入奏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其南路兵來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來者必重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于辰刻

親率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

命大貝勒代善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代善曰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崎嶇敵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扎喀關與大臣扈爾漢等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代善曰界藩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陷夫役柰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

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
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待敵
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
之膽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大臣額
亦都曰
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
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兵之
防衛築城夫役者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

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
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
崖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
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
兵百人及大貝勒
四貝勒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
滸山巔遥為聲勢乃與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
爾泰及諸將議曰吉林崖巔防衛夫役之兵僅四

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
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
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太祖至問貝勒等破敵策具以前議告
太祖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令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翼四
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
喪膽矣再令右翼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
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一戰是時我兵之近都城乘善

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于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出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麓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以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于陣橫屍亙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

渾河而下如流澌馬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舒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勦者又無數

乙酉大破明兵于尚間崖及斐芬山

我軍敗明兵于薩爾滸山之夜明總兵馬林率兵營于尚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于大貝勒代善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行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

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
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于
上是時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中路
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車持
堅楯營于斡琿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太祖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拒
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步兵繼進遂斫其車破其楯明兵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沒焉

太祖方竚立眺望會大貝勒代善使人至知明兵已營尚間崖

太祖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萬人布陣成列

太祖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

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

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

命大貝勒代善往諭時左翼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

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言于

上曰敵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

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軍搏

戰遂敗明兵斬捕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見之不

及布列行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

逼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巖及大小將士皆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案角𧰼種尚間崖下河水為之盡赤

太祖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顔兵令我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顔兵約萬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顔全軍盡沒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潘宗顔合
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驚而遁
丁亥大破明兵于棟鄂路
我軍敗明兵于尚間崖及斐芬山之後
太祖收全軍至固勒班地駐營明總兵劉綎李如栢等由
棟鄂呼蘭兩路進兵已近逼都城我偵卒馳告
太祖命大臣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劉綎翼旦
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親率諸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八牛祭纛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畢

上徐來

太祖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太祖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勒回

至都城詰
內庭慰告曰撫順開原二路敵兵已斬戮盡南來兵
已遣將往禦我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于是大貝勒復出城十五里迎
太祖于大屯之野
太祖自界藩中刻起行五更還都城平明
命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李如柏賀

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寛甸進棟鄂路我居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栅寨殺其孱弱不能行者迤邐而進我駐防官托保額爾訥額赫率兵五百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爾訥額赫死之幷傷我卒五十人托保引餘兵與扈爾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巳刻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時劉綎所率精鋭二萬先遣萬人前掠將趨登阿布達哩岡列陣大貝勒

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凡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登岡自上

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

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輒

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

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

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

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野其兵執筤筅長槍被籐甲皮甲朝鮮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列待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督兵攻康應乾所率明兵及朝鮮兵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

作走石揚沙煙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
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
先是二貝勒阿敏偕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
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
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
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
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
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

令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于我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與

四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命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于山下付我明遊擊喬一琦自縊死于

[illegible]朝鮮[illegible]姜功烈率兵五

千下山降諸貝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

詣都城

太祖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太祖優以賓禮數

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贍養馬大軍既殲南路明兵四萬

人駐三日籍其俘獲人馬輜重鎧仗而還是役也

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分路

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于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鋭迅奏膚功策勲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時明經略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栢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栢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槃帽弓矟揮之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譟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

人庚寅大軍還至都城

太祖顧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

幷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

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

强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

甲辰遣使齎書朝鮮

太祖書讐明七大恨事遣使臣二人偕朝鮮降帥姜功烈

之部曲張應京及官屬三通事一齎付朝鮮國王

李琿更

書其後曰昔者金元之主曽服三四與國歸于一統然亦未得長久保守此吾所素知者今非樂動干戈也實因陵逼已甚若向來有意與明結怨

天必鑒之

天何以獨眷我國

天無私是者是非者非故佑我而厭明爾朝鮮以兵助明吾知非爾本心因明曽救爾倭難故報其恩而來耳昔

金大定時爾朝鮮之臣有趙維忠者以四十城叛附大定帝曰朕征宋徽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宋亦不助朕乃持公之國也遂不納由此以論爾原與我國無隙今擒爾統兵官屬十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今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圖之夫普天之下不一其國豈有令大國獨存小國盡亡者乎明大國也意必奉若

天道乃反變亂天紀恣意横逆虐苦與國王豈不知之我

聞明主之意欲令其諸子主我滿洲及爾朝鮮辱我

國實甚今王之意將謂我二國素無怨釁遂與我合謀以讐明耶抑既已助明不願背負耶其詳告我後兩月朝鮮遣使一人從十三人齎書隨我使臣至言願各守疆圉復修前好

夏四月丙辰令牧馬邊境

太祖諭諸臣曰今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沿邊之地宜設兵以衛農人時界藩城甫築基址

駕西行視之即令設兵守禦擇曠土以牧馬是月壬戌選騎兵略明鐵嶺俘獲千人

六月已未賚收降呼爾哈路長

先是正月庚戌

太祖遣大臣穆哈連率兵千人征東海呼爾哈路至是收

其丁壯二千以還

駕出城撫之椎牛二十列筵二百來降路長分二等

賜賚上等者男婦十馬牛各十衣五襲次等者男婦五馬

牛各五衣三襲其田廬器物具備焉

丁卯克明開原城明開原衛城在瀋陽城東北二百十五里即今開原縣城

明總兵馬林自尚間崖敗還仍守開原六月辛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明開原城行三日大雨河漲

諭貝勒大臣曰將回兵耶抑進兵耶道渾渡口水溢軍行非

便若留一二日待水涸土燥恐逃者洩機于明知我

欲取開原宜進兵瀋陽以疑之遂發兵百人向瀋陽殺

三十餘人擒二十人而還使人偵視開原無雨道

不濘河水可濟

太祖乃率大軍進丁卯平旦薄城下馬林偕副將于化龍

權開原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
守備何懋官等嬰城守城上列少兵餘皆陳四門
外我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東門外所陳
兵敗之明兵爭入城填擁于門我兵奪門搏戰而
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即踰城入城上兵四面皆潰
城外三面兵見城破驚竄我兵據門堵禦壕不得
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馬林于化龍高貞于
守志何懋官皆陣没

太祖登開原城坐南樓偵者以鐵嶺衛有兵三千來援馳
告諸貝勒率兵迎戰明兵望見即奔我兵二十人
追及之斬四十餘人而還

太祖駐兵開原三日籍所俘獲舉之不盡論功行賞乃班
師

諭貝勒大臣曰我等勿回都城就界藩城治屋廬以居牧馬
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大臣議曰不如還都近水草
息馬浴之飼之且俾士卒歸家繕治兵仗

太祖曰非計也今六月盛暑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城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藩牧馬于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

命軍士盡牧馬于邊建宮室于界藩城中諸貝勒大臣及兵民房舍皆成遂

駐蹕界藩大宴行慶賀禮先是有蒙古阿布圖者受明守備職居開原我軍克城獲其妻子阿布圖率二百

餘人來降即以其妻子家產盡給之至是明原任
開原城千總王一屏戴集賓金玉和白奇策守堡
百總戴一位等率二十餘人來降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彼知
天意佑我又聞我國愛養人民故相繼而歸耳
賜阿布圖人百牛馬羊各百駝五銀百兩緞二十布二百
其千總六人各
賜人五十牛馬羊各五十駝二銀五十兩緞十布百守堡

百總等官各

賜人四十牛馬羊各四十駝一銀四十兩緞八布八十從者量給妻奴牛馬田廬器用

秋七月丙午克明鐵嶺城明鐵嶺衛城在開原南六十里即今鐵嶺縣城

我軍克開原之後四旬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圍鐵嶺城城外各堡兵奔入城其不得入者悉奔竄我軍樹雲梯攻城之北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督軍拒守鎗礮矢石交下我

軍即登梯毁陴摧鋒突入城上兵驚潰陣斬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盡殲其衆

太祖遂入城駐蹕

丁未擊敗喀爾喀諸部兵

我軍克鐵嶺城之夜蒙古喀爾喀部貝勒齋賽扎嚕特部貝勒巴克台吉色本等共引兵萬餘乘夜至秫田以伺翼旦我兵十餘人出城牧馬齋賽兵見而擊射我兵在城中者知為蒙古兵即出城欲

戰因未奉
上命駐立以待而牧馬兵皆被殺傷
太祖親出城
諭諸貝勒曰不戰何也急擊勿失大貝勒代善曰若戰恐
後悔
太祖曰此齋賽兵也吾恨齋賽有五今又先殺吾人何悔
馬諸貝勒大臣遂率兵奮擊敗其兵追至遼河溺水死
及陣斬者甚衆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

克圖與扎嚕特部巴克色本科爾沁部台吉桑噶爾寨齋賽妹婿岱噶爾及其部將十餘人兵五百餘人縶城樓内初我軍未征鐵嶺時

太祖夜寢夢天鵝白鶴及衆鳥翱翔上下羅之得白鶴一呼曰得齋賽矣遂覺以夢告妃妃曰齋賽為人如鳥飛颺

上從何處羅之翼日復告諸貝勒皆對曰此吉兆也

天將畀我以非常才望人為我國助耳至是既擒齋賽諸
貝勒大臣抃舞曰果符吉夢得齋賽矣翼日大宴
奏樂令齋賽等匍匐進謁齋賽從人名烏瑚齊者
問曰
上與衆貝勒大臣俱無恙耶
四貝勒侍
太祖側應曰我軍中止牧馬兵十數人被傷餘俱無恙汝
等鞍馬俱完善耶蒙古皆大慚垂首無以應于是

駐軍鐵嶺城三日論功行賞以所俘獲分給之先釋齋賽從者博囉齊等十一人使歸寄語諸部長述蒙古兵大敗齋賽及衆台吉并兵五百餘人悉為我國所擒乃班師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我畜齋賽于此而殄其兵彼所屬軍民畜產恐為他部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兵五百餘人還國為便遂遣之還

八月壬申滅葉赫國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

太祖與貝勒大臣定攻取策以諸貝勒率兵圍西城

親統八旗將士圍東城遂星夜進兵葉赫偵者馳告布揚古曰滿洲兵至矣葉赫人民聞之皆驚擾所屬屯寨居民近者避入城遠者匿山谷壬申我軍馳向西城布揚古偕其弟布爾杭古率兵出城西門陟岡嗚角鼓譟望見我軍旌旗劒戟如林隊伍整肅前後絡繹自度弗能禦倉皇入城諸貝勒遂督兵

圍之

太祖統軍圍東城先破其郛軍士薄城布列梯楯呼錦台什出降錦台什不從答曰我非明兵比等丈夫也我肯束手歸乎與其降汝寧戰而死耳

太祖遂督兵攻城兩軍拒戰矢如雨雹我兵擁楯登山傍城下掘地欲墮其城城上發火器擲巨石滚木我軍冒矢石穴其城城墮遂入城城上敵衆復迎戰又敗之四面兵皆潰

太祖遣人執幟禁約軍士毋得妄殺又使人持

上黃蓋傳

諭城中降者免死于是城中兵民俱降錦台什攜妻及幼

子登所居高臺我兵圍之呼曰汝降速下否則進

攻錦台什曰我戰不能勝城破困于家縱再戰豈

能勝乎汝

皇子四貝勒我妹所生也得相見聞其盟言我乃下時

四貝勒攻西城

太祖召之至

命曰爾舅有言待汝至乃下汝往彼下則已不下以兵毀

其臺

四貝勒既往錦台什曰我與甥未識面真偽烏能辨大臣

費英東額駙達爾漢曰汝視常人中有如我

四貝勒魁梧奇偉者乎汝國使者必嘗語汝何難識別耶

若仍不信曩者我國議和之時曾以媪往媪乳汝

子德勒格爾今尚在盍令視之錦台什曰何用媪

為也觀此辭色似未承

父命善遇我也特誘我下臺而見殺耳我石城鐵門既失

困守此臺縱戰不能勝但我祖父世居斯土我生

于斯長于斯則死于斯而已

四貝勒曰天設此險俾汝築城疲勞百姓至于數年所築

重城今皆摧破獨據此臺欲何為也汝欲誘人至

此與汝并命孰肯如汝之意耶汝如何曰得我活

汝盟言汝方下也豈戰不能擒汝而與汝盟歟我

已在此汝下引汝往見

父皇生殺惟

父皇命且汝當日之意將欲翦滅親戚我國屢欲和好遣

二三十人至汝國汝輕視我國謂懼而求和殺我

使臣或羈留焉致有今日傾覆之禍若

父皇念汝惡則戮汝倘不念汝惡以我之故貸汝汝生矣

凡勸諭者再三錦台什仍執前言不下

四貝勒曰舅言我來即下我乃來若下速下引見

父皇否則我往矣錦台什曰姑勿往我先令親臣阿爾塔什往見

上察言觀色而回我乃下遂令阿爾塔什來見

太祖諭責之曰離間諸舅與我為難致明人舉兵四十萬來非汝也耶念此宜誅汝事既往不汝咎耳汝還語貝勒與偕來阿爾塔什還勸錦台什不從曰聞吾子德勒格爾被創在家名之來吾與相見乃下

四貝勒名德勒格爾至與之見德勒格爾謂其父曰我等

戰既不勝城又破今居此臺欲何為盍下臺生死
聽之勸諫再四錦台什終不從
四貝勒欲縛德勒格爾德勒格爾曰我年三十六乃于今
日死耶殺之可也何縛焉
四貝勒以其言奏
太祖曰子勸父降而不從父之罪也父當誅勿殺其子遂
引德勒格爾見
太祖以所食

賜

四貝勒與同食

諭曰此爾之兄也善遇之錦台什妻因其夫不下攜幼子

趨下錦台什引弓從者復擐甲待我兵持斧斤毀

其臺錦台什縱火焚屋宇盡燬我諸將謂錦台什

已死令毀臺之兵退還火燎錦台什身自下為我

兵所執縊殺之時諸貝勒圍西城招之降不從會

東城已破布揚古布爾杭古大懼使人來告願降

以懐疑不敢出大貝勒曰始令汝降汝不從大兵至此豈舍汝去乎我以汝為外兄弟愛而欲生之故令汝降若戰則汝等盡死于我之小卒手降則生矣果願降恐兄弟偕來或被殺盡令汝母先來汝母我外姑也豈執婦人而殺之乎布揚古布爾杭古復使人來曰我等降汝盡留盟言與我等約汝歸我仍居此城大貝勒怒曰何復為此言也既破東城豈力不能拔西城聽汝等居此而去乎速

降則已否則
父皇至必攻克爾城克城之後汝等駢首戮矣布揚古布
爾杭古乃令其母來大貝勒以禮接見其母曰汝
無盟言故我二子懷疑而懼耳大貝勒乃以刀劃
酒誓曰若汝等降而我殺之殃及我若我既誓而
汝仍不降殃及汝等汝等不降破汝城必殺無赦
乃執酒飲其半分其半送布揚古布爾杭古飲之
遂開門降大貝勒引布揚古見

上布揚古復勒馬立大貝勒挽其轡曰爾殆非丈夫耶言
既定又立此躊躇何為也乃來見布揚古跪不恭
僅屈一膝不拜而起
太祖親以金卮賜之酒不恭如初屈一膝偏向酒不竟飲
沾唇而已又不拜而起
太祖諭大貝勒曰引爾婦兄去回彼西城是日
太祖深念久之謂吾既不念舊惡欲留而豢養之貸其死
予以生全未見有喜色仍讐怨且拜跪亦不少屈此人

可豢養耶是夜

命縊殺之其弟布爾杭古以大貝勒故宥其死助葉赫防守之明遊擊馬時楠及兵一千盡殺之葉赫所屬各城俱降其官員及軍民皆弗罪父子兄弟夫婦親戚不令離散財物毫無所取徙其人而還悉予廩給並田廬器用無馬者千人並給以馬初葉赫之先蒙古國人姓土默特滅呼倫國所居璋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遷于葉赫河岸建

國故號葉赫國其始祖星根達爾漢生錫爾克明
安圖錫爾克明安圖生齊爾噶尼齊爾噶尼生楚
孔格楚孔格生台楚台楚生二子長青嘉努次揚
吉努兄弟綏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
歸之青嘉努揚吉努遂皆稱貝勒歲甲申明寧遠
伯李成梁受哈達國所賂金及黑狐紫貂聽讒搆
以賜敕賞賚為名誘青嘉努揚吉努兩貝勒至開
原并從兵三百皆殺之青嘉努子布齋揚吉努子

納林布祿各繼其父為貝勒李成梁率兵取其杜
喀尼雅罕二寨戊子年又率兵圍攻納林布祿所
居東城大傷兵卒不克而歸乃與和好焉納林布
祿弟錦台什布齋子布揚古嗣為貝勒分居東西
城至是葉赫遂滅
冬十一月庚辰朔遣使與喀爾喀部長會盟
時
太祖開疆拓土東自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沁

之嫩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音相同之國俱征討
徠服而統壹之蒙古喀爾喀衆貝勒遣使來齎書
曰齋賽屢啓釁端見前七月丁未條誠有罪惟
上所命但明敵國也如往征之必同心合謀直抵山海關
負此言者
天神鑒之倘與和好亦必會同定議若明輸財物厚汝國
薄我汝國勿受厚我薄汝國我亦不受能踐此言
名聞遠邇不亦善乎于是

太祖命大臣額克星額綽護爾雅希禪庫爾禪希福五人
偕來使赴期會之地刑白馬烏牛設酒一器肉一
器血骨及土各一器昭告
天地誓曰今滿洲十旗執政貝勒與喀爾喀執政貝勒蒙
天地眷佑俾合謀并力與明修怨如其與明釋舊恨結和
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若滿洲渝盟不偕喀爾喀
貝勒合謀先與明和好
皇天后土其降之罰若明國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遣

離間貝勒等不以其言告我滿洲

英明皇帝者

皇天后土亦降之罰我二國同踐盟言

天地佑之其飲是酒食是肉二國執政貝勒尚克永命子

孫百世及于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是月巴約

特部台吉索寧下一人及扎嚕特部宰桑扣肯下

一人來歸

太祖曰來歸之情誠為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不

納各還其主

臣等謹案明臣黄道周博物典彙云已未冬劉人咸云建人苦饑一日啜粥二盌識者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乃薊人咸以其乏食為喜迫劉總戎破其寨五穀滿園囷其深計大率類此又附録史氏曰建州彈丸地鄙資清撫之糴曾無廣屯原儲清撫既下不為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擾彼耕收計可坐

制乃銳語出塞自取輿尸且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為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敵勢始張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宜遼瀋之為開鐵續也原海西密邇開鐵為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焉胥覆為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此道周追述明人深咎楊鎬之分兵四路侵我

興京所稱清撫謂清河撫順也所稱開鐵謂開原鐵嶺也所稱海西北關謂葉赫也所稱西部謂喀爾喀及察哈爾與喀喇沁也所稱劉總戎即劉綎其侵我棟鄂路焚柵寨深入戰死在己未三月則所云己未冬當是戊午冬之訛

實錄載天命四年二月興役萬五千人運石築界藩城衛以騎兵四百不言以工代賑亦不言寓兵于工固未嘗苦饑也工方始而楊鎬集兵瀋陽刻期

深入時開原三岔寛甸猶屬明若撫順清河我

既克之逾數月矣弗以兵駐守退而就舊有之

界藩築城宜明人視為非有遠志歟乃未戰薩

爾滸之先敗明兵二萬于吉林崖築城衆役自

崖下擊有功不惟足食而且足兵亦實者虛之

之一證前此乙卯年六月貝勒大臣請征明

太祖高皇帝諭以儲積未充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

修邊備重農積穀為先務越三年將征撫順

諭將士治甲胄修軍器以繕治馬廐為名遣七百人伐木

備攻具

聖心之密籌周慮固慎于用兵之常道至弗守撫順清河

而興役界藩正

聖諭所云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而又為料敵制勝之

神謀遂殲敵十餘萬惟由清河至呼蘭一路兵及甫至開

原之葉赫兵拔營而遁其在尚間崖脫免之總

兵馬林仍守開原故越兩月我軍破其城時有

鐵嶺兵三千赴援擊之始退故亦攻取其城復
移師滅葉赫而西部之喀爾喀旋服罪乞盟宜
明人之自咎夫銳語出塞深入重險一蹶不振
且揣測我
朝致此之由謂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飢飽勞逸
以為用亦叩槃捫燭之見耳又按明臣熊廷弼
奏疏云遼左為京師肩背河東為遼鎮腹心開
原為河東根本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

為腹背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服朝鮮不敢不從以此交攻遼瀋何可守也自我軍三路敗没而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敵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来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其言正與道周所云遼瀋之為開鐵續相合又言此時即精兵良將甲馬芻糧一時齊備猶恐敵鋭難當敵交難斷況事事俱無臣又如

之何哉方是時廷弼初代楊鎬為經略倡議恢
復進戰固守三策而于我
國家
天命人心之歸已見幾于受事之始又言我兵五足當敵
兵一即他日入經訓練罷經整頓猶須三而當
一令敵已有衆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
吾實亦震懾於我
太祖高皇帝用兵如神

天戈所指無不一以當百而是時大軍實未滿數萬也至

稱我

朝但分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

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落所得春夏兩賞於我

明者幾何又何樂而不從此乃廷弼狹小之見

借以聳動其君不知

聖朝聲教所訖遠近各部畏

威懷德翕然景從並非誘之以利況止此十數萬為利於

各部者又幾何乎且如薩爾滸之戰

神武昭宣我軍以少擊衆如拉枯朽未嘗徵調遠近各部

一兵一將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臣等伏讀乾

隆四十一年

御製文因

實録尊藏人弗易見

特書薩爾滸山大破明兵事

示子孫臣庶無忘

開創之艱難

訓以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由乎人又

訓曰爾時草創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

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為壯荷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此我

皇上以數言而括史臣之千萬言一若
高皇帝自言之而明臣所謂奪其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
俱困者亦足以見
神謨妙算所向無敵莫可端倪不待瀋陽遼陽隸我版章
而已
聲靈赫濯云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